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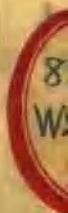
新曲藝叢書

小桃園

· 第十八輯 ·

金寄水等作

新華書店發行



小桃園

金寄水等作

新華書店發行

目 錄

小桃園……………
糖齏齏……………
彈唱石家山……………
關連長捨身救兒童……………

金寄水 一
希 治 七
陳雨門 二六
馮不異 三

小桃園

金寄水

沂水河流彎又彎，

常言說：「沂水要見是一大片」，

沂水河本在山西長治縣，

離河不遠有個山崗，

青山綠水風景兒好，

日暖風和春三月，

嗡嗡的蜜蜂成千帶萬，

要問這桃園是誰家的產，

住着一位老大娘白髮飄飄如銀閃，

遇到旱天她親自澆灌，

就仗着每年賣桃把米換，

一到五月桃兒掛滿，

鮮紅的桃兒活像娃娃的臉，

大家都來搶着買，

一到漲水無岸無邊，

奔流滾滾白浪滔天。

這件故事發生就在沂水河邊。

地名兒叫做張家山，

山下有座小桃園。

桃花紅滿半邊天，

五色的蝴蝶上下飛翻。

你看那三間土房蓋在山前，

她有這座小桃園。

爲了生產不怕艱難，

何況她無依無靠孤苦單寒。

把桃樹壓得背腰兒彎，

咬一口如糖似蜜分外香甜。

那怕多花幾個錢，

一般都說：「老大娘你的福氣好，不料想國民黨的軍隊來到此，有匪兵橫搶亂奪還不算，全村的男女爭先逃難，老大娘捨不得桃園這個吃飯碗，東邊看來西邊看，她明知道這也不保險，

正在樹下留神看，衣裳短到肚臍眼，黃瘦的臉蛋三角眼，眉上搭着布口袋，順手摘下桃一個，他一邊吃着還叨鬼話：他吃着還覺不合算，兩條口袋都裝滿，嘴裏哼哼那「小寡婦悲秋五更歡」，老大娘一見紅了眼，

鐵桿的莊稼一輩子可也吃不完。」有一個營部住在張家山，放起一把火把房子燒掉幾十間，家家戶戶斷了炊烟。日夜廝守在桃園，累得頭昏眼又酸。可是爲了那命根子不得不這樣做一番。

見一個匪兵來到跟前。褲子捲在大腿彎，身量不過三尺三。瞧着桃光把眼睛翻，一口咬下大半邊，「嘿！真他媽的香來真他媽的甜！」打開口袋放在地邊，拚着死命往裏填，掉過屁股向後轉了彎。一把抓住他的衣衫。

大娘說：「老總啊，你可憐可憐我這

苦老婆子吧，

換點高粱也好吃口紅米飯，

那匪兵瞪起他的三角眼，

叫一聲「老東西瞎了你的眼，

你沒看老子穿的是二尺半，

老大娘碰頭如搗蒜，

「老總啊！求你開恩行個方便，

我已然三天沒吃兩頓飯，

誰家沒有老和少？

匪兵說：「你這婆子真混蛋，

你簡直是給臉不要臉，

啪的一聲打在老大娘的臉，

老大娘有冤無處喊，

只打得老大娘淚流滿面，

有朝一日把賬算，

我記着啦你這身量不高的三角眼，

求你隨意賞些錢，

我念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

賊眉毛一挑把臉翻，

數罵老子動野蠻，

幾時花那這項錢？」

哆哩哆哩又開言：

你念我伶仃孤憐沒有靠山，

請你給我幾個錢，

難道說你家同別人不一錢？」

我沒工夫跟你糾纏，

來！給你個眼貼當午餐！」

那匪兵哈哈大笑轉回邊。

好賊那賊子吃了黃連！

罵了聲：「橫行婆道的小畜類無法又

無天！」

解放軍回來我要找你報仇冤，

只怕你佛翅也難飛上天！」

時光果然過得快，

張家山已經得解放，

今年的生產搞得好，

山前桃李爭妍鬥艷，

小孩子騎着耕牛把山歌唱，

大家忙着搞生產，

桃園裏桃兒比去年好，

老大娘坐在樹下做針線，

忽聽面前脚步兒響，

這同志未曾開言扭過臉，

大娘說：「自己園裏的東西不稀罕，

同志一聽忙擺手：「這可使不得，

說罷他就回身轉，

你們爲人民戰場殺賊流血汗，

你們爲人民不顧生死把蔣匪趕，

眨眼又是一個春天，

大家有吃又有穿，

三寸高的青莊稼一眼不能望到邊。

撲面春風軟綿綿，

唱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朝的天」。

不覺就到五月間，

味兒更比去年甜，

不東張不西望低頭去補舊衣衫，

猛抬頭見一位解放軍的同志身量也就

三尺三。

他說道：「老大娘你賣給我幾個桃子

吃着玩？」

不要同志你的錢。」

解放軍買東西那有不給錢！」

大娘說：「同志你慢走，聽我把話

言：

你們爲人民風餐露宿受艱難，

你們爲人民解放各地不消閒，

到今天窮人翻身有了保障。

我送你幾個桃兒是甘心情願，

一抬頭「啊！我看同志好面善，

同志說：「老大娘你把我認錯了，

大娘說：「別看我年老眼神兒可好，

反正跟你見過面，

這同志一聽如同醉漢，

低下頭來看脚面，

未曾說話羞羞慚慚，

同志說：「老大娘提起了這件事我指

着千斤担，

沒想到今天又見大娘你的面，

那時候我在反動派的軍隊裏面幹，

當官的花天酒地把牌九賭，

俗語說靠山學山靠水學水，

糊裏糊塗去騙騙老百姓，

去年秋天被解放，

同志們對我如同親兄弟，

要不是共產黨窮人怎麼會把身能，

同志你這樣客氣爲那能？」

你一定在藏模村裏熬過營模。」

我們的隊伍昨天才開到張能山。」

在月亮底還能模針把線穿，

不是今年就是去年。」

滿臉飛紅直到耳朵邊。

忽然一陣好心酸，

解放軍講坦白不能不開言，

翻來覆去心不安，

請大娘原模我一番，

逃進模模上了賊船，

當兵的挨打受罵夜吃又沒能，

靠着匪軍也就學了壞心肝，

不知這那天能命就能完。

看見衆人看見天，

我對共產黨如同能親般，

我覺得了我也是窮人出身應當爲窮人

打算，

團結一起走羣衆路綫，

去年我搶了大娘桃兒兩袋，

並且向你來道歉，

大娘說：「哦！怪不得我看你好面善，

過去的事情不用算，

如今你已然大轉變，

老大娘說罷向前走，

一把拉住同志的手，

大娘說：「孩子！你總算是浪子回頭

金不換，

冤有頭來債有主，

他害我們窮人千千萬萬，

同志聞言行個軍禮，

人民的軍隊堅如鐵，

在我們英明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

自動參軍至今有半年，

過去的錯誤檢討了好幾番。

今天一定要還錢，

大娘啊！你打我罵我怎樣處罰也心

甘。」

算來整整有一年，

我也不要你還錢，

窮人團結理所當然。」

理了理頭髮笑開言，

好像親娘在面前，

大娘心中好喜歡，

老蔣的罪惡大如天！

孩子！你要替受害的同胞報仇冤。」

「叫聲大娘把心放寬，

羣衆的力量大如天，

我發誓活捉老蔣給人民大眾報血海仇

糖饅饅（牌子曲）

希治

（曲頭）共產黨人人都稱讚，

子弟兵前方作戰，

軍民一家多和美，

（數唱）解放軍渡過長江，勇往直前，

解放軍勢如破竹，

這一日來到了芷江外圍，

前鋒軍已抵達便水，

這塘底灣是個小小的村莊，

這時節塘底灣的鄉民，

只因那蔣匪幫的特務分子，

他倒說解放軍殺人放火，

衆鄉民不明真相，

有一個開食店的和三嫂，

解放軍的美名天下傳。

秋毫無犯；

相親相愛骨肉相連。

蔣匪幫望風而逃，真好似兔逃鼠竄，

進入了湖北湖南。

安下了營盤，

塘底灣就在眼前；

正處在公路旁邊。

却有些心懷意亂，

散佈了謠言，

搬種搬遷，

有些人就受了欺騙。

他聽信了謠言，

一聽說解放軍來了便水，
她慌張張出離了小店，
只見那衆鄉民三五成羣，
一老漢人稱太五阿公，
他說道：「衆鄉親且莫驚慌，
怎知道共產黨會來打搶，
有人就說：『你真是糊塗老漢，
上一次正江來了三青團員，
他們就說共產黨專門打搶，
有一個戴着黑光眼鏡，
依我看咱還是趕快逃跑，
和三嫂一聽此話，
她慌張張跑回店內，
和三嫂回到店房，心神不安，
他倒說，小孩的尿布也要搶完，
想至此間，
原來是有些鄉民，
和三嫂，心裏着急肚內盤旋：

倒叫她心神不安，
來到了公路的旁邊，
都把這軍情來談。
正和人門口爭辯：
又何必自找麻煩？
又不是你們親親看見。」
把性命看不值錢，
到村裏來收自衛捐，
小孩的尿布也要搶完。
更說的有鼻子有眼，
藏在後山。」
更吓得心慌意亂，
心中可暗打着算盤。
想「那三青團員，說的真玄：
我這個小店，又正在路旁邊。」
又聽見喊聲連，
正跑向後山。
「我還是快跑，別惹麻煩。」

她檢了檢破爛，

抱起她的小孩，

和三嫂，手忙脚亂門也忘了關，

(雲蘇調)不提和三嫂跑到了後山去，

太五阿公他可沒有跑，

日落天黑他吃了晚飯，

「聽說共產黨是來自麻陽縣，

共產黨要真是尿布也要搶，

正是太五阿公在自思自想，

踏、踏、踏的那是馬蹄子響，

太五阿公翻身留神聽了一陣，

他點起了油燈走到了屋門口，

「雖然說那戴黑眼鏡的流氓是滿嘴噴

糞，

自古來過兵就不是好事，

太五阿公他想到此處就向後轉，

他躺在床上可是合不上眼，

他又想「這共產黨的軍隊真是奇怪，

包了包衣衫，

出離家園，

她就跟着跑，跑到了後山。

再把太五阿公表一番。

他躲在家裏也心懸，

躺在床上想個沒完：

可沒見麻陽人亂跑又亂顛；

麻陽縣裏可怎麼倒平安？」

又聽見公路上響連天。

咕轆轆的那是砲車拉過了小橋邊；

披衣下地他想到外面去看一番，

心裏一陣毛咕胆又寒：

這件事可也不能鬧着玩；

莊稼人見了兵那是嚇又躲。」

吹燈上床又躺在裏邊。

又聽見公路上的車馬過也過不完。

也聽不見一個人高聲把話談，

更沒有人叫門抓伏或打搶，好容易才算是睡了一個覺，

太五阿公再也熬不住，

他硬着頭皮豁出去冒個險，

他躲躲閃閃的藏在稻草堆裏面，

這稻草堆正對着和三嫂的店，

吃食攤子也沒有收拾進去，

正是太五阿公留神四外看，

(太平年)西頭來了解放軍，

一隊一隊的來到眼前，

一個個的精神飽滿，

頭戴着大斗笠，

邁開大步往前邁，

腳不停留一直向前趕，

又有四個人、

一個重眉毛的把個矮個子攙，

另外兩個跛着腳，

鷄狗都睡得香又甜。」

這醒來已經是亮了天，

倒底要看看外面是甚麼樣的天。

他走出家門一步一步的來到公路邊，

舉目留神偷着往外觀；

和三嫂走的太慌門也忘了關，

一個個的白銅鑰就擺在桌子上邊。

只見從西頭來了一隊解放軍，開到這

邊。

一眼望不到邊，

全付武裝好威嚴；

腳上布鞋穿，

過了半天才過完。

走在了最後邊，

歪歪咧咧的拖在後邊。

四個走的慢，

那分明是病號和傷員，

重眉毛的看見了三嫂的店，

「這兒有饅頭賣，

吃個饅頭打個尖」，

重眉毛說完走進小店，

重眉毛走進店，

「老闆，老闆，」叫了半天。

這個店呀它會沒人管，

「老闆不在家，

重眉毛緊皺着兩道眉尖，

「看着饅頭咱們要挨餓，

有一個拄着棍，

「老闆不在有甚麼相干，

吃完了饅頭咱們把賬算，

那三個不同意，

湊在一塊討論一番，

你言我語發表意見，

步步捱上前，

看見了饅頭他滿臉喜歡。

又白又新鮮，

另外三個都坐在公路邊。

有語又開言，

倒叫這重眉毛好爲難。

這可爲了難？」

你說作難不作難。」

有語把話言：

他不在家咱們留下錢。」

說他的理由偏，

決定不吃饅頭煮自己的軍米當午餐。

重眉毛帶着米，

倒出來一把拿到店裏邊，

屋子裏檢點柴禾熬稀飯，

大家煮稀飯，

挂棍子那個好像是犯了饑，

他來到桌子旁邊看了一遍又一遍，

大家吃稀飯，

「這事情可透着麻煩，

燒了這屋子裏的柴禾這可怎麼辦？

重眉毛開言道：

「燒了柴禾咱們給錢。」

挂棍子的一聽可就哈哈笑：

重眉毛想了想，

「只好把錢留在屋裏邊，

再寫個字條把理由說一遍，

挂棍的哈哈笑，

「早知如此何不把齏齏餐，

口袋掛在腰間，

再也不把吃齏的事來談。

齏齏在旁邊，

他倒說：「嘿，攔了糖的一定還挺

甜。」

矮子又發言：

「犯了紀律可怎麼擔？」

「這又有何難，

「找不到老闆，你找鬼去給錢。」

這可爲了難，

老闆回來就會收下錢。」

又把話來言：

(羅江怨) 太五阿公，

他想跑也跑不了，

他心驚肉跳，

重眉毛走上前，

叫了一聲「公公，

真對不起，

咱用了這的柴禾，

想要給錢，

有勞公公，

這裏是一百元，

請您轉交，

耽誤了工夫多不合算，

大家吃完飯，

放在桌上心中又不安，

「別人拿這可怎麼辦，

重眉毛走出店，

找來找去找到稻草堆這邊，

他一眼看見太五阿公在裏面，

我看那饞饞一定很甜。」

重眉毛掏出錢，

還是找個老鄉把這事兒交代全。」

四外找一番，

他走上前去帶笑又開言。

讓人看見，

好不為難。

不知道怎麼辦。

帶笑開言，

請細聽言，

把你麻煩。

來熬稀飯，

老闖不見，

給辦一辦。

就算柴錢，

咱還要趕路向前，

咱是人民解放軍，

太五阿公，

他受了感動，

他心裏一酸，

他張開嘴巴，

他舌頭發顫，

他說了半天，

他伸出了兩隻手，

捏也捏不住，

他的手指頭，抖又顫，

太公阿五，

他伸直了脖子，

他這才定了定神，

「這就是共產黨，

這樣的軍隊，

我活到七十七，

這就是共產黨的兵，

咳！我活到今天，

來到這邊。」

把話聽完，

像作夢一般，

淚珠兒轉。

想把話言，

不聽使喚，

聽不見。

接過柴禾錢，

這倒爲難，

這四個解放軍又趕路向前。

兩眼望穿，

瞧不見。

自語自言：

燒柴也給錢，

真少見。

這才看見天，

真像骨肉一般，

也不冤。」